



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文學

一九三五年世界概況叢書

李青崖編著

王雲五 韋懋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353240

10(9)

9

參一

一九三五年世界概況叢書

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文學

李青崖編著

王雲五 韋慤 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徐

(81412)

一九三五年
世界概況叢書
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文學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伍角 特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李 青 崖

主編者 王 雲 五 愨

王 雲 五 愨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

印

目錄

編者的意趣·····	一
在尋覓真詩的路上·····	六
戲劇的氣候·····	一二
關於短篇小說的兩篇法國議論·····	一九
國際作家協會的一瞥·····	二七
關於國際作家協會·····	三二
與李青厓談去年英國文學趨勢書·····	三四
記英國一個革命詩人司彭達·····	三八
記英國詩人魯易士的一本新書·····	四〇

記菲次桔勞德的兩本小說·····	四二
兩件和法國戲劇界有關的記載·····	五〇
記巴爾布斯·····	五八
記項伯和工作的榮幸·····	六六
論蘇俄的文學·····	八〇
論蘇俄文學中的西方影響·····	九二
論幾部證明現代德國的小說·····	九五
論本年德國戲劇界的幾件要聞·····	一一五
編了以後·····	一一九

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文學

編者的意趣

這本小冊子的主題是「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文學」，在這樣一個主題上著筆，陡然看去似乎是並沒多大的難關，只須就多多益善的材料之中，加以擷取，加以融會，加以編撰，加以論斷，於是匝月之間，這本小冊子的底藁，就可以從從容容地告一個結束，然而經過幾番思索之後，事情似乎不像這樣簡單，尤其當頭第一個難關，就是「年」與「文學」這兩個名詞相互間的粘合。

本來「年」與「文學」牠們構成的原因，誰也知道是決不相類的，所以我們即令以百「年」之長的世紀爲界，尙且不容易橫斷文學的來源和去流，那麼何況以百分之一的世紀的年爲界呢！當然，一年之中有許多事，牠們的首段是在這一年以前的，或者又有許多，牠們的尾段是在這一年以

後的，縱令我們的目標，不必定要事情整個兒全在這一年，就是只須有頭也不妨認作是屬於這一年的，然而這已經應當犧牲一大部分，不能列於這一年之中！於是這種以「年」爲界的關於「文學」的記載，已經有難於徵求豐富的資料的機會了！何況乎「一九三五」這一「年」究竟是一個甚麼年頭呢？

固然，世界經濟的破落，本不是一九三五年的新產物，可是到一九三五年而破落更深；世界大戰的危機，本也不是一九三五年的新產物，可是到了一九三五年而危機愈迫。經濟的破落愈深，則人類愈急於求生，大戰危機愈迫，而人類又急於避死；加以這樣求生和避死的需要又是交互相乘，於是人類的精神，非陷於麻木即震於恐怖！試問這樣一種年頭兒，世界文學界的氣象，當然不問已經可以猜得一個大概了。所以這個一九三五年的文學，不要說是絕沒有十九世紀任何一年中的文學界的輝煌絢爛的氣象，恐怕就是只要尋幾個傑出一代的新興作家，也就是不容易的事了。這樣，徵求豐富的資料的機會就更難了。

然而，年頭雖壞，可是世界上那些已經成名的大小小的作家，他們在本年的著作，難道不是

本年^{的事}？這句話誠然自有理由，因為他們誠然多數仍舊健在，並且多數也像往年一樣著書；可是他們本人和他們作品，幾乎十分之九仍舊是從前固有的趣味，很難得有幾個，曾經在一九三五年顯出新的趣味，來轟動一九三五的文壇，所以邏輯一點說來，他們本人和他們作品，似乎只能認為是十九世紀的或者二十世紀的，而不能武斷地列入一九三五年的年帳之內。

有了上列的三種難關，於是一九三五年的文學真有內容衰弱之感了！

然而，說到衰弱，難道衰弱就簡直等於空虛嗎？這當然不相等！既然不相等，那麼我就不妨退而思其次，將這一年之內的世界文學界的有關係的或者有興趣的資料，編成一種甚麼鳥瞰甚麼迴顧之類的說明，像這樣儼然自成系統的文章，似乎也不是絕無益處的。不過從我的意思看來，這樣的說明，似乎太近於新聞學的文字，既然要費匝月間之氣力，而寫成的只是這種太富於時間性的東西，至少在我個人認為不甚經濟；而況時賢對於一九三五年的這個問題，已經有好幾位用這種富於時間性的體裁寫了好幾篇，那麼我更不必再來學步！

所以我在這樣幾番思索之後，對於這本書的寫法，決定了兩個條件：

第一 保存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文學史料。因為注重了「史料」這名稱，所以專錄重要議論的潮流和重要事實的變化；其與史料無甚大關係的，不論民族之大小遠近均不採取，故結果只錄英美法俄德五國的議論和事實。

第二 保存史料的本來面目，只逐件翻譯，不改編為自成系的長編。因為倘若不能寓目作品，自然就不能明白文學的本身，而一人的精神有限，如何能殫遍覽一切，勢必剿襲他人之說以為己有，始得「蔚為大文。」然而與其如此，倒不如逕譯原文以存本來面目，俾讀者可以明白輿論的真象。

根據這兩個條件，我就在法國各種著名雜誌上，選擇了若干篇的記載和論文，譯成本國文字，末了再加一番精選的功夫，並添上邵洵美兄給我的那封信：就得了這本小冊子所包函的一十八篇，勉強題之為「一九三五年的世界文學。」

以來源而論，幾乎全是由法國來的，似乎未免太偏，可是我所選的這幾種雜誌，都是全世界知名的刊物，牠們的記載和議論，確乎可以代表當代的公道，所以「偏」之一說，似乎不必過慮。以數

量而論，幾乎比四萬字多了許多，似乎未免太寡；可是鄙人抱一寧缺毋濫之心，非精確之作暫不能採取，所以抱殘守闕之謂，或所不辭，然而粗製濫造之嫌，務求力避。這一點兒微意，想起來總有人能諒解。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記於上海。

在尋覓真詩的路上

法 雅歌伯作

此文見巴黎的月刊。作者雅歌伯 (Max Jacob) 是法國當代的第_一流詩人，其作風介乎象徵主義和大大主義之間，且篤信天主教，而又不在宗教詩人之列。去年爲禹戈逝世後五十週年紀念，巴黎的文學消息 (Les Nouvelles litteraires) 曾以「甚麼是禹戈最好的詩，甚麼是禹戈最壞的詩」二語，徵求詩界答覆，雅歌伯於答覆之後，復發爲此文。

禹戈是合乎時尚的。新近大衆正爲他舉行了紀念。在巴黎的文學消息週刊提起的一種探討之中，我對於那種詢問，曾經說過：「偉大的詩人，不過是某一個時代裏是偉大的，而禹戈的那個世紀，很可以被另一世紀遞嬗下去。」許多人因爲這件事曾經向我要求說明。既然時機已臨，我現在就無須乎放過。

我對於那種探討的回答，不是一種虛構的，並且是根據種種事實。在今天，究竟有誰，還顧及十

八世紀的大詩人德理爾（Abbé Delille）的光榮，盧梭的光榮，十六世紀的大詩人馬來爾白（Malherbe）的光榮，十五世紀的大詩人邁納爾（Maynard）的光榮，以及都巴爾達（Du Bartas）的光榮呢？

這些偉大的人物，都是適合於他們的世紀的，卻都不適合於我們的世紀。所以我們可以承認：這位值得贊美的禹戈不久也就會不适合於新的時代，就是在我個人的時代和象徵詩人的時代，他早就不甚適合了。

象徵詩人全都下過禹戈的貶詞。禹戈加在自己藝術的形式上的和自己種種概念上的那種偉大，是震驚了一世紀以外的；某一天，很近的某一天，我偶然竟看見了一本從可憐的人（Les Misérables）那部小說裏面摘出來的劇本，我彷彿不僅在種種電影裏見過；就是種種自從一千八百三十年以來，被人發表的悲喜交集性劇本，偵探劇本和社會劇本，亦復離不了他。那種未嫁而爲人母者的女工人被廠主所騙；那種顧體面的祕密賣淫者；那種被病人唱出來的詩篇；那種無罪被囚的人犯；那種不幸的幼年人和孤子；那種被貧賤者唱出來的詩；那種電影上的追求；那種偵探

小說之類……甚麼都離不了他，並且我曾經思索這一位也創造過移殖的外國文學，探故的文學，歷史小說，明媚的描寫，以及種新穎瑰奇的抒情歌唱，莎士比亞狂等等……還有甚麼東西未經他發明過呢？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警句：「應當向天才鞠躬，並且向仁者屈膝。」我們對着他這種天才正當如此。

一千九百三十五年是一個很聰明的年代。我不是屬於高呼頹廢者的那一派裏面的——或者不妨說是和他們很相反，我深信那些在大戰的流血世界之中長大的少年，他們得過的種種教導，都遠比我們高中教師所傳授的可以利用得多。至於和我同時代的那些人，從前一直到三十五歲的年齡，都依然蹲在黃口孺子的境界。一個十五六歲的青年，有人運着他的亡父到他跟前，他陡然看見了那些留在家庭的安樂窩裏的凌亂破壞的氣象，於是他一下就得着了成年人的觀念了。常常有人向我們談論青年人的不安，而這種不安正是他們的聰明處所的一個大證據。我們的不安全是文學的。而他們的呢，卻建造在明瞭的認識上面。

我也不是屬於盲從青年物質主義那一派裏面的。我反而是一個因為牠對於精神上的價值

所生的重要性而受驚的人。現在的時代真地是不看輕藝術。從來不曾有過這樣多的文學獎金，這樣多的對於藝術家和博學家的補助。我們正參與了宗教思想的一種復興時期，而那些沒有參與的人，對於這種思想並不提出霍邁式的種種反對。

在一千九百年，一個詩人的人物在一個遊戲場的表演臺上露面時，非披上令人發笑的衣裳不可。然而在今天便不是一樣的了。而大戰以後的新時代，當然更不會有挑剔物質觀念的問題。他們之所以斤斤於致富，無非是由於享受人間利益的應有的慾望而起。

一種這樣觀念明確的時代，對於詩，也像對於其他精神上的價值一般，不能更有錯誤。我深信在他們的道伴之中，多數是富於感覺的生命，都知道用一種微妙的聽官，去區別那些道地合於詩味的音韻。在他們的觀念裏，禹戈不過是一個在表演臺邊搬演一個或悲或喜或竟五色繽紛的化裝的演員而已。這演員也許有一副了不得的思想，一副預言家式的思想；然而他卻缺少了他們精神上的價值所稱爲「詩」那件東西。我還得請大衆恕我在這裏提及我在一千九百二十年，曾經在某一本小書上寫過這樣一句話：「談到那種幕面而着五色衣褲的小丑的藝術，我們寧願推崇

那種粉面而着白色衣褲的小丑的藝術。」前者的藝術，是禹戈，後者的藝術，我們可以派給十九世紀的那些英國詩人，譬如一個斯文本（Swinburn）驕然遠不及法國國光的禹戈那樣偉大，我卻敢於頌揚他之超於一個詩人真有無窮之遠。斯文本這個人，是我當時隨意引用的，也許可以引用其他許多的人，譬如拜崙就是。

爲我，「誠懇」這名詞寫來是容易的。我可以好好爲牠留意。所謂「誠懇」不過迫着一種幻視的力量。這力量正是禹戈具有的。我寧願對於詩來下更好的定義了：『詩是美的宇宙的創造，一點而已，並無其他。』

詩的本身，是一個夏之夜的冥想，狂風暴雨，奧斐荔（Ophelie）的人物，並且幾乎包括莎士比亞的女性創造的全部。用一組從選擇而來的美妙裝飾來點綴現實，把這現實移在天與地之間，這就是詩。吟咏戰事，擴大傳說和神話，這可以用最悅目的詞藻和最悅耳的音律，然而卻不是詩。凡是可以用散文說的，不應當用韻文，一個名貴的作家不該說他就是一個詩人。蘭波（Rimbaud）和魏爾來恩（Verlaine）都找着了那些那樣珍貴和那樣甘美的詞藻；韋龍（Villon）爲唯一的

語言撕碎了他的心；當然這都是一些詩人，然而卻不是我心目中的那個「詩人」。

我在答復文學消息那件探討的信裏，已經提出了一個在一千九百十八年爲法國戰死的偉大人物的名姓，這名姓就是吉佑穆阿玻李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了，倘若阿玻李奈爾沒有沾染他那個時代的惡俗，譬如唯美主義，淫潑主義，幽怪考古學和象徵主義等等，他就可以視爲法國韻文史上的唯一人物了。他的詩篇有一部分都是完全成功的，移植的，有仙境的，那都是真的詩。

我深信一千九百三十五年的青年，正都等候一個新的阿玻李奈爾這個新人既然是一個很好時代的產物，當然決不會有任何退步。同着這個時代，我們等候這位由巴納斯仙山下降的救世主罷。

戲劇的氣候

奧
來因哈特作

此文見一九三五年三月的巴黎的月報，作者 Max Reinhardt，現代奧國國立戲院的經理，於編劇上負盛名
——譯者誌

我們應當知道說眼前的真像。現代的戲劇，道地的戲劇，正沮格在那種從來被牠認識過的最苦痛的危境裏面了。寫到「沮格」兩個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過於樂觀。因為，過於嚴酷的危境，正從各方面箍住牠，正鑽入牠的本體，正壓着牠不許呼吸。向牠絕不寬容：在經濟方面，牠用種種的嘲弄封鎖牠，使牠降而處於一種商品式的賤劣地位；在社會方面，使牠和民衆的廣層的利益隔離；在藝術方面，使牠拋棄文學的天才，有時候竟拋棄戲劇的天才，總而言之，現代的危境，牠用時世上的那種有消蝕性的大氣包圍戲劇，鑽入了牠的內部。如同一個癌似的。